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一知半解及其他

温源宁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一知半解及其他

温源宁 著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知半解及其他/温源宁著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
2001.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5辑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934-1

I. 一… II. 温… III. 文化-名人-生平事迹-中国
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0051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
总发行人	俞晓群
责任编辑	王之江 王丽君
美术编辑	吴光前
封面设计	郑在勇
责任校对	李守勤
出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)
发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次	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
字数	79 千字 插页 1
印数	1—3 000 册
定价	5.00 元

本书说明

温源宁 (1899—1984)，广东陆丰人。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，获法学硕士学位。(王家学院图书馆善本室至今保存着温源宁有关的英文书信。)一九二五年以后，历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、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、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系讲师等职。一九三五年起，与林语堂、全增嘏、姚克等合编英文文史月刊《天下》。一九三六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，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处驻香港办事处主任，一九四六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，一九四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希腊大使。一九六八年以后定居台湾，直至去世。

综观温源宁的一生，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。前一阶段是学者生涯，他在剑桥求学时与徐志摩同窗，虽学的是法学，却醉心文学，英文造诣尤其令人叹服。回国后执教北大、清华，作育大量英语人才，后来成为“文化昆仑”的钱锺书就是他的高足，钱锺书有诗《与源宁师夜饭归来，不寐，听雨申旦》记其师生情谊。他主编的《天下》在三十年代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，可惜至今鲜有人提及。而人物随笔集《一知半解》(又译作“不够知己”、“不完全的了解”)则是他的英文文学创作的可喜成果。后一阶段是政治家生涯，尽管当过立法委员、国大代表和驻外大使，似与三十年代另一位享誉文坛的新月派批评家叶公超相仿，不大得志，“文人从政”毕竟不能完全适应，温源宁抑郁以终也是情理中事。

《一知半解》是温源宁的代表作，原为英文，连载于1934年《中

国评论周报》(The China Critic Weekly), 次年由上海别发公司(Kelly & Walsh Ltd.) 出版单行本, 虽只薄薄一小册, 分量却不轻, 在当时学界特别是留学英美的文人圈中颇受欢迎。此书以素描的方式、“春秋”的笔法写下作者对胡适、辜鸿铭、吴宓、周作人、丁文江、徐志摩、陈通伯、梁宗岱、梁遇春等十七位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印象记, 其褒贬之辛辣别致、格调之活泼高雅、修辞之新颖风趣, 深得英国散文传统风格的真髓, 使读者耳目一新。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的书评赞美作者“那枝生龙活虎之笔”, 可谓的评。

《一知半解》问世以后, 就不断有人从中选译, 译者中有林语堂这样的名家。但把全书译成中文的是南星(1910—1996)。南星原名杜南星, 河北怀柔人。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, 曾任教于北京孔德学校, 五十年代以后长期在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执教, 直至退休。他是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诗人、散文家, 著有诗集《石像辞》、散文集《松堂集》等。无论是诗还是散文, 南星的作品多发自书斋、书卷的抒情, 意象典雅丰富。他对英国散文情有独钟, 有精到的研究。因此, 以他深厚的文学修养, 流利清丽的译笔翻译《一知半解》, 自不作第二人想, 堪称佳著佳译。

本书收入南星翻译的《一知半解》(包括译者所酌加的注释); 还收入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温源宁三十年代英文评论的中译(以当时已有中译者为限), 其中既有对英美现代诗的赏析, 也有对中国画的品评, 还有对英国散文集的推介。虽然有些译文较为粗疏, 仍足以窥见温源宁多方面的学术成就。有必要指出的是, 温源宁是目前所知最早向国人介绍大诗人 T.S. 艾略特和著名小说家 D.H. 劳伦斯的诗作, 功不可没。“附录”部分收入林语堂所译《吴宓》《胡适之》两篇, 以与南星所译对照; 还收入钱锺书的书评《不够知己》、张中行作岳麓版《一知半解》序和香港书话家黄俊东的《不完全的了解》, 以稍稍展示《一知半解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影响。

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研究者对温源宁其人其文更大的兴趣。

陈子善

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于上海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五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出到现在，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。很遗憾，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，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。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“保留书目”的必要认识。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：

“……保留书目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，是头等重要的事；没有保留书目，就不能有文化积累。如果我们出一本书，‘扔’一本书，那么，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。所谓‘扔’，主要是‘四人帮’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。‘赶形势’，出了书就过时，积累不下来，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，统统否定。另外还有几种情况，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；二是内容还不完善，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、研究者、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，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，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，那就等于‘扔’了；三是质量虽不错，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，让它自生自灭，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，这也等于‘扔’掉。无论哪一种情况，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。”

现在当然情移势转，所谓“四人帮”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，但是新形势下的“扔”，

依然存在。我们集合三五君子，成就这么一套丛书，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：出不“扔”的书。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，切望博雅君子，时时不吝教我。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编辑部

二〇〇〇年底

一 知 半 解

南 星 译

小 引

这里的几篇试笔，是我偷闲所得，写的是对于我有缘认识的几位人士的一知半解。本来应该投到废纸篓里去，只是有几个朋友看了还觉得有趣；收集起来印成一本小书，就是他们出的主意。

这本小书里，如有触犯了人的言语，乃是无心之失，希望谁也不见怪。不过，也还可能有一两个人对某些涉及他们的议论产生反感，若果然如此，尚请原谅。

这几篇小文，最初发表于《中国评论》的《知交剪影》栏，承主编桂中枢先生惠允复印，在此志谢。

温源宁

上海，一九三五年一月

吴宓先生

吴宓先生真是举世无双，只要见他一面，就再也忘不了。有些人，非给你介绍一百回不可，而且，到一百零一次相逢的时候，还得重新介绍。这些人，面貌实在平平常常，没有任何特色，“什么”也没有，无非是一般的张三、李四。吴先生的面貌呢，却是千金难买，特殊又特殊，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。他的头又瘦削，又苍白，形如炸弹，而且似乎就要爆炸。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，罩住眼睛鼻子，幸而每天早晨把脸刮干净，总算有所修整了。他脸上七褶八皱，颧骨高高突起，双腮深深陷入，两眼盯着你，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——这一切，都高踞在比常人长半倍的脖颈之上；那清瘦的身躯，硬邦邦，直挺挺，恰似一条钢棍。

吴先生头项端正，胸背笔直，像个骰子，好一派尊严之气。他以学者自豪，他的朋友们也因这位天生的名士而得意。他绝不小气，老是热心给别人帮忙，而又经常受到某些友人和敌人的误解；对别人的良好品质和能力，他有点过于深信不疑；外界对他有意见，他也过于敏感。这样，对自己也罢，对外界也罢，吴先生都不能心平气和。工作起来，虽非奋不顾身，也是狂热之至，他对哥德极为钦佩，却远远达不到哥德所说的“不忙也不闲”的境界，正如拼命自讨苦吃的人远远达不到受上帝恩宠的境界一样。

有些人不懂得年轻的滋味，吴先生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实际不到五十岁，从外表上看，你说他多大年岁都可以，只要不超过一百，不小于三十。他品评别人总是从宽，对自己则从严，而且

严格得要命。他信奉孔子，在人们眼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孔门学者。他严肃认真，对人间一切事物都过于一丝不苟，采取了自以为是的固执态度，然而，在众人中间，他是最容易相处的。

作为老师，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，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。他严守时刻，像一座钟，讲课勤勤恳恳，像个苦力。别人有所引证，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，他呢，不管引文多么长，老是背诵。无论讲解什么问题，他跟练兵中士一样，讲得有条有理，第一点这样，第二点那样。枯燥，容或有之，但绝非不得要领。有些老师无所不谈，却不发任何议论，吴先生则直抒己见，言之有物：也可能说错了，然而，至少并非虚夸。他概不模棱两可，总是斩钉截铁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。在事实根据方面，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，他是无可指摘的，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。这方面，他有缺点，并非出于糊涂或不老实，而是他的观点所固有的，即人道主义者的缺点，而且是巴比特^①式的人道主义者。很可惜，吴先生为那种人道主义所迷惑，以致他的一切观点都带有相应的色彩。他把道德和艺术混合在一起，乌烟瘴气，常常谁也摸不清他发表言论所谈的是文学问题还是道德品质问题。

作为编辑，吴先生对胡适博士所反对的一律拥护。他几年前创办了《学衡》，公开承认其目的在于与白话运动作战，尽力维护陈旧的文言。那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，不过那种苦斗是勇壮的。吴先生编辑《大公报》文学版期间也是勇往直前，努力使中国文学界关心西方文学的实际，而不是关心它的皮毛。是啊，除了极少数以外，中国的青年作家，的确都下了决心要抓西方文学的皮毛，对它的实际不闻不问。实际，时代，学识：全都

① 巴比特，美国作家辛克莱·刘易士所著小说的题名和主角，是一个讲物质福利的实业家。

太枯燥，太难掌握。目前要做的事是，顺流而下，碰上什么浮在水面的失事船只上的东西就捡起来——道孙^①，波特来尔^②，法雷芮^③，维金妮阿·沃尔夫^④，阿尔道斯·哈克斯里^⑤，等等，等等。在当代中国文学界，像吴先生那样不识时务，认为研读荷马^⑥、维琪尔^⑦、但丁^⑧和密尔敦^⑨的著作总有些好处，只有招人嘲笑罢了。

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！尤其可悲的是，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。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、古典主义者；不过，从气质上看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，这一点，因为吴先生那么真挚，那么表里如一，所以谁都看得出来，除了他本人！他赞赏拜伦^⑩，是众所周知的。他甚至仿照《哈罗尔德公子》^⑪写了一篇中文长诗，自相矛盾，然而，谁也不觉得这是个闷葫芦，除了他自己！

① 道孙(1867—1900)，英国诗人。

② 波特来尔(1821—1867)，法国诗人。

③ 法雷芮(1871—1945)，法国诗人、散文家、评论家。

④ 维金妮阿·沃尔夫(1882—1941)，英国小说家、评论家，“意识流”派的创始者。长篇小说有《波浪》(1931)和《戴洛伟夫人》(1925)等。

⑤ 阿尔道斯·哈克斯里(1894—?)，英国小说家。

⑥ 荷马，古希腊诗人，生于纪元前850年左右，著名长篇民间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的编写者。

⑦ 维琪尔(纪元前70—19)，罗马诗人，史诗《伊尼德》的作者。

⑧ 但丁(1265—1321)，意大利诗人，《神曲》的作者。〔参看本书《杨丙辰先生》注①—④。〕

⑨ 密尔敦(1608—1674)，英国诗人，著名史诗《失乐园》的作者。

⑩ 拜伦(1788—1824)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。

⑪ 《哈罗尔德公子》，拜伦的名著之一。茅盾指出，拜伦所写的人物，常常一面是纨绔的浪子，一面又是革命煽动家，而在这两面的中心却是孤独厌世的人，哈罗尔德公子就是这些人物的代表。

一想起吴先生来，我总是想到他那十分痛苦的微笑和清华园里他那干净整齐的、空空落落的几个房间，那些窗子帘幕低垂，对着一片美好的野景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也许是幻想：他要是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开，多看看屋外的景色，他常有的苦闷之感和微笑时的痛苦之感就会少一点，或者，他要是一心无挂，尽情享受美丽的户外田野风光，那就越发畅快了。

胡适博士

在少数人眼中，胡适博士不是老练的敌手，就是很好的朋友。在大多数人眼中，他是老大哥。大家都认为他和蔼可亲，招人喜欢，甚至他的死敌也这样看。他并非风流绅士，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。交际界，尤其是夫人、小姐们，所欣赏的是“有一搭、没一搭，说些鬼话”的本领，看似区区小节，实则必不可少，在这方面，胡博士是一位老手。他有个妙法，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。傲慢的人，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，愚拙的人，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。他颇有真正的民主作风，毫无社交方面或才智方面的势力眼。

胡博士每礼拜日会客，无论何人，概不拒之门外。不管来客是学生或共产主义者，是商人或强盗，他都耐心倾听，耐心叙谈。穷困的人们，他援助。求职的人们，他给写介绍信。有人在学术问题上求教，他尽全力予以启发。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，他便报以零零碎碎的闲谈。客人辞别后，都有不虚此行之感。

四十出头了，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。脸刮得挺像样，衣服穿得挺像样，他真是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头发漆黑，不见二毛；前额突出，跟奥古斯都大帝^①相似；一双坦率的大眼；两片灵活的嘴唇，显得能言善辩；面色红润，却不是由学者的“生活朴素，思想高超”而来，也不是由俗人的“饮食丰美，生活放荡”而

^① 奥古斯都大帝(纪元前 27—纪元后 14)，罗马第一任皇帝。

来。中等身材，十分匀称，一举一动，轻快自如。从外表看来，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，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。

胡博士学识极为渊博。万物万事，他都有所了解，上自最玄妙的佛学，下至一些补药的配制成分。他博览群书；柴霍甫^①的短篇小说，他译过一部分；中国诗词，他编过《词选》；初期中国哲学，他写过一本论述，佛家教义，他时常提供它的一鳞半爪；如此等等，说也说不尽。他执笔议论五花八门的主题——政治，社会问题，历史，进化论，校勘，等等。浏览一下《胡适文存》的目录，对他的知识领域之广，才艺之多，你会有点概念，再加上他舌粲莲花，谈笑风生，常常叫人长见识而不卖弄学问，你对他的为人就有个全面的印象了。

胡博士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。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。他是什么人，全都摆在那儿——在他的著作里，谈话里，作风里。他一点不想有所隐瞒。他没有神秘之处：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并无暗影。他的心灵像一座广阔的明镜一般的湖，没有神奇深邃的裂口，也没有超现世的倒影。对这么一座湖，我们并不关心它的深度，只欣赏它的湖面，那湖面映照一切，能把洁净、齐整的宇宙的影像呈现在我们眼前，而不涉及精神风度、灵魂和宗教。

胡博士的文笔，清清爽爽，受到应得的赞赏，正是文如其人。我们一想到赫克尔^②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，于是，可以依据物质、力、和遗传的习性来说明的简单的宇宙机构，一下子在我们心目中出现了。我们一想到赫胥黎^③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，

① 柴霍甫(1860—1904)，俄国小说家，剧作家。他对于人性及其弱点有深刻的理解，悲观色彩极浓。

② 赫克尔(1834—1919)，德国生物学家。

③ 赫胥黎(1825—1895)，英国生物学家。